



螺号响了

LUOHAO XIANGLE



螺 号 响 了

少年文艺选集

连云港市文艺创作组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：柯明

插图：萧平、萧和

螺号响了

少年文艺选集

※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扬州印刷厂印刷

1976年3月第1版

197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100·163 定价：0.26元

目 录

小 说

银 花.....	王绪松 (1)
战 友.....	孙玉章 (17)
添砖加瓦.....	徐有志 (37)
螺号响了.....	葛绪德 杨春章 (54)
明 天.....	刘玉芹 蒋福富 (67)
马 驹.....	刘安仁 (78)

散 文

一个丁香球.....	王乐俭 (89)
浪中采药.....	陈同春 (94)
跨海值勤.....	朱文泉 (100)

诗 歌

海岛放映队.....	葛绪德 (106)
返新乡.....	汪善发 (111)

革命儿歌

我背书包进学校.....	包殿贵 (113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- 黄海前哨红小兵..... 张立国 (114)
长大参军保国防 (外一首) 司鹤鸣 (115)

故 事

- 交通员小海螺..... 张 涛 (117)
笑孔山..... 姜 威 (129)

童 话

- 小云山迁居..... 谈 虹 (135)

银 花

王 绪 松

领导上决定，要我到跃进盐场的海滨工区去巡回医疗。早晨，我从局里乘装货的便车到了跃进盐场。这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。听说从场部到工区还有好几里地要步行，所以我下了汽车，整了整随身携带的行李，背起药箱，就急急匆匆向海滨方向走去。

五月的盐场，景色可美极啦！你看，那一块块白花花的盐田，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，闪闪发亮，银光夺目；那一架架雄伟的皮带运输机，高昂着头，传送带象银龙似的游向盐廩(lǐn)的顶峰；那一座座连绵不断的盐廩，又如同晶莹的雪山，高高耸立。

我边走边欣赏着眼前的壮丽景象，心里边却不由自主地考虑起这次下场巡回医疗的事情来了。

临来时，医院领导对我讲，工区领导上怕我一个女同志不方便，有困难，还特地给我派了一名小帮手。我想，这个小帮手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要是卫生员就好了，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工作。

到了海滨工区，我刚踏进办公室的门槛，只见屋

子中间，一个小姑娘蹲在一只脸盆边洗着乌贼鱼骨。她是那样的聚精会神，以致我从门外跨进屋里来都没有觉着。

“小姑娘！”我叫了她一声。

她听到有人叫她，蓦地抬起头来，一看见是我走进屋子，立刻停住了手里的活，兴奋地蹦过来，一把从我手里接过行李，说：“你是下来巡回医疗的杨阿姨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爸爸告诉我的！”她说。

“唔，赵支书是你爸爸，他人呢？”我问。

“爸爸到滩上去了。他叫我在这儿等你，负责接待你。他还说，我们学校现在正好放忙假，要我给你当小帮手呢。”她高兴地告诉我。

“你给我当小帮手？”我差点叫出声来。看样子她才十四、五岁，打两条羊角小辫，赤着脚，裤管一直卷到膝盖上，腿肚上还沾了不少泥巴，大约刚从海边拣乌贼鱼骨回来，现在又在水里洗着玩。这样一个小姑娘家能做正经事吗？我把冲到嗓门的话咽了下去，勉强地笑了笑，含蓄地问道：“你们工区的卫生员呢？”

“卫生员呀，到外地医院学习去了。”小姑娘并没有发现我对她的不乐，仍然很热情地回答我的问话。

过了一阵，她把我领进里间的一间房子，俏皮地

对我讲：“这就是你的‘治疗室’。”说小姑娘好玩却也挺懂事的，天还没黑，她就抱着被子跟我作伴来了。从谈话中，我才知道她叫银花。

由于白天走路的疲劳，我头一落枕就迷迷糊糊地入睡了，朦胧中，被一阵阵低沉而刺耳的“呱呱”

“呱呱”声扰醒。我转过脸一看，在用马粪纸罩着的电灯下，小银花独自伏在桌子上，正用刀子轻轻地在刮什么东西哩！我有点不耐烦了，语气重重地说：“银花，不要玩了，快睡吧，明天还要下小组巡回医疗呢！”

“杨阿姨，这不是玩，我是在制药！”银花十分认真地说。

“制药？制什么药？”我感到奇怪。

“我在搞乌贼鱼骨粉。它能止血、消炎，咱们盐场的红工医经常用它来替工人治疗外伤，药效可好啦！”银花两眼忽闪忽闪地讲给我听。

噢！听到这里，我后悔不该错怪她。

第二天，天一亮，我睁开眼一看，发现银花的床上空着，人不见了。奇怪，一大早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我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到桌边，看到昨天那串乌贼鱼骨都磨成了雪白的粉末，均匀地摊在桌面上。我捏起一点放在手里，用指头碾了碾，心里嘀咕道：“这东西能止血消炎吗？”我正想得出神，银花手里握着一卷白纸从门外走了进来。



“银花，你一大早干什么去啦？”我迎头问道。

“回家去拿纸，把乌贼鱼骨粉包起来，待会儿下去好带着它呀！”银花认真地说。

我说：“银花，我药箱里有的是消炎粉，我看那东西就不用带了。”我怕到时出了差错，带来麻烦。

银花盯着我，那双眼睛里好象有团火苗在扑闪着，说：“杨阿姨，你到下面来巡回医疗，不光是给工人、家属看看病，还应该积极支持使用中草药，热情地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啊！”看！多厉害，上纲上线了。我自知理亏，只好收兵。

吃过早饭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背起沉甸甸的药箱，银花也把她精心制作的中草药——乌贼鱼骨粉，一包包放进挎包里，背在身上。

在星罗棋布的盐田上，我们沿着笔直的池道走着。突然，银花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季师傅！”

我闻声掉脸一看，原来她在向滩上的一位工人打招呼。

“银花，上哪去呀？”那工人问。

“我们到小组去巡回医疗！”银花挺着胸脯自豪地回答。

说话间，那位工人已走到我们跟前了。银花迎上去问道：“季师傅，你腿上的伤口好些了吗？”

“看，好多了，再换几次药就要全好了。”工人师傅一边说，一边提起裤脚管，露出伤口给我们看。

我赶忙打开药箱，准备替工人师傅治疗。可是，迟了，银花已经从她的挎包里取出一包乌贼鱼骨粉递过去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跟我唱对台戏了。

工人师傅接过银花的药，对我说：“医生，这乌贼鱼骨粉很好。我的腿刚划破的当儿，血直流，银花她姐姐就是用这东西替我止血的。”显然，他的话是替银花说的，意思是证明用这种药效果并不差。

我有点不高兴，但看来银花的办法效果确实不错，也就没有说什么。可银花呢，象是没有那层事，拉着

我的手，又蹦蹦跳跳地向前走去。

我们到了小组，还没歇下脚，一位大嫂抱着孩子就来看病了。银花向我介绍，这位大嫂是盐工。可不是吗！大嫂脚上穿着草鞋，草鞋上沾满了盐粒儿，身上还散发出海盐的咸味。看样子，她是刚从滩上回来，忙得都没来得及洗一把哩。

大嫂向我说了孩子的病情。我替孩子量了体温。从孩子已经发烧两天和伴有咳嗽等症状，我初步诊断可能是肺炎。为了进一步确诊，我又从药箱里取出听诊器替孩子作详细的检查。

银花歪着头站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我。她看着看着，目光在我的听诊器上停住了。她端详了好一会儿，然后问我：“杨阿姨，你这听诊器皮管怎么比我姐姐的长得多呀？”

出乎我的意料，她竟会发现我听诊器上的问题。我的脸刷地红了。

我答非所问地说：“你姐姐也是医生吗？”

“是红工医。”银花两眼仍盯着我手里的听诊器。

经过检查，确诊小孩是患急性肺炎。我开了处方，包了药，对大嫂讲：“孩子的病比较重，每天除了按时吃药以外，还要打针。”

大嫂听说要打针，脸上显出忧虑的神色说：“医

生，眼下正是盐场的大忙季节，滩上忙得很哪，你们又住在工区，这样我不每天都要请假吗？”

我说：“大嫂，生产重要，孩子的身体也要紧啊。”我话音刚落，银花就接上话茬说：“大姨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每天下午把他抱到工区来打针。”

大嫂见银花那样热情恳切，满意地点点头，笑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每天下午从小组巡医回来，银花都要往返四五里路，把大嫂家的孩子抱到工区来打针。这样，没几天，孩子的病就好了。

这天晚上，银花回家吃饭还没回来，我想，她整天东颠西跑，帮我做那么多事情，也够累的了，就赶紧把白天用过的针筒、镊子，还有准备明天用的纱布、棉球消毒一下，免得等会她吃完饭来，又要打架似地跟我争着做。

正当我在做消毒的准备工作时，突然，门外传来一串急促的脚步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只见银花背着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男孩急急匆匆地闯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位满脸是汗的老奶奶。我从她们的神态上，知道准是出什么事了。

“杨阿姨，快！张奶奶家小海吃饭时不介意，嗓子被鱼刺卡住了，说话都费劲，看样子很厉害。”银花脚跟还没站稳就急急地告诉我孩子的病症。

我赶忙停住手里的事，走过去看。此刻，小海的

嘴巴半张着，小圆脸憋得白一阵，红一阵，额上渗满了汗珠，神情非常痛苦。

老奶奶在一旁焦急地说：“以前，孩子嗓子卡了鱼刺，吃几口馒头，咽几口干饭，就带下去了，唯独今天，连馒头都不能咽，疼得厉害。医生，能想办法把鱼刺取出来吗？”说着，十分殷切地看着我。

“老奶奶，不要怕，这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要救护车，把你孙子送到局医院，一定能把鱼刺取出来的。”我安慰着老奶奶，也替自己留了一条后路。

我开始替小海检查。

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眼下手里又没有食道镜，看又看不见，抓又抓不着，憋了半天，我终于说出了一句不想说的话：“银花，这里没有设备，没有办法取呀！”

“那咋办？”银花急得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滚。

“我看，只有要救护车，送局医院抢救，你看怎样？”我走到电话机旁，有当无地征求她的意见。

“送医院，小海不是还要痛苦好长时间吗？”银花喃喃自语。

我准备摇电话的手停住了，屋子里一片寂静。

银花一手托着腮帮，脑子里象在琢磨着什么。

这时候，太阳已经点地了，火红的晚霞透过玻璃窗，映在银花身上，把银花照得通红通红。突然，银

花双眼一亮，惊喜地说：“杨阿姨，有了！”话音还没落，人已冲到门外了。她的举动，真叫人感到惊奇。

不一阵工夫，银花手里拿着一枝棉秆根从外面跑了进来。

“银花，你拿棉秆根来干啥？”我问。

“替小海治病！”她喘着粗气，欣喜地回答。

“简直乱弹琴！这棉秆根跟小海嗓子里的鱼刺又有什么瓜葛呢？”我话到嘴边，由于想起上次磨乌贼鱼骨粉的事儿，又咽了下去。我问道：“你说这怎么个治法呀？银花！”

她瞧我那副不解的神态，满有把握地说：“这可不是棉秆根，是中草药‘威灵仙’啊。它能把鱼刺软化掉！”银花一边说，一边舀水、开炉门、把手上的东西放到药罐里煎了起来。

“真的吗？”我还是半信半疑。

银花把头一歪，神秘地朝我一笑：“这是一个土方。我姐姐为了验证疗效，还亲自做过试验哩。刚才我一急，倒忘记了。”这时，屋子里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。

说话间，水已开了，屋子里充满了药味。银花把炉门关小，又让文火煎了一会。等药倒下，不烫人了，便连忙把碗端到小海面前，说：“小海，快把这药喝下去，鱼刺就化了。”

小海用舌头舔了一下，头摇得象拨浪鼓，说：“银花姐姐我不喝。”

“怎么不喝？”银花问。

“苦——”小海说。

银花见小海说话吃力，真象个小姐姐，哄着小海：“好弟弟，听姐姐话，喝下去，鱼刺化掉，嗓子就不疼了。”

小海仍然摇头。

我站在一旁急了，拉着银花的衣袖说：“银花，小海不喝就算了吧，还是赶快要救护车送医院！”

“不！小海会喝下去的！”银花一点也不泄气，眼睛里闪动着坚定、刚毅的神采。她又把身子俯到小海跟前，亲热地说：“小海，你看姐姐先喝一口，然后你再喝，好吗？”

小海点了点头。

银花见小海答应了，兴奋地端起碗来，朝自己的嘴边送去，这时，我情不自禁地说道：“银花，你——”

可是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她已经呷了一口。含在嘴里许久，然后又慢慢地向下咽去。

我深深地被感动了。

从进医学院到毕业实习，从实习到分配工作，对于各种抢救的场面，我不知看过多少，但象今天这样

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为抢救病人表现出来的高尚革命品质，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一个好好的人，无病吃药，对我来说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，可是，你看银花呢，脸上却泛起笑容。

小海见银花姐姐喝了一口咽下去，也就从银花手里端过碗来，学着银花的样子，呷一口，含一会，又慢慢咽下去。碗里的药喝完了，小海休息了一会，然后重重地咽了几下唾液，眼睛眨巴了几下，轻轻地把碗送回到银花手里，说：“银花姐姐，我嗓子不疼了。”小海的奶奶听孙子说嗓子不疼了，激动得含着泪花，把小海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在屋子中间团团打转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此刻，一股强烈的热流倾注到我的胸腔中。也不知是为银花解除了小海的痛苦而兴奋，还是自己内心感到惭愧，我的眼睛潮湿了。我透过近视眼镜，久久凝视着银花。从她身上，我深深感受到了红工医这一新生事物的无限生命力。

晚上，明媚的月光透过窗户，向屋里倾泻一片银辉。借着月光，我向银花望去，见她梦中还在甜蜜地笑着哩。这时，白天的事情又在我的脑海里翻腾起来了。

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。我是一个从旧学校出来的大学生，银花是一个在新教育制

度下教育成长的中学生，在书本知识上，银花也许比我要学得少些，但是在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上，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上，在对待病人的思想感情上，我比这位盐工子女却差得很远很远。想到这里，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想再学习一会儿。我走到桌子跟前，见银花昨天晚上做过的假期作业放在桌上，便顺手拿起移向桌边，不料，一张被叠得方方正正的报纸从本子里滑落到桌子上。我从桌上捡起报纸，刚要往书里夹，一条“《六·二六指示》放光芒，银花重新说了话”的标题，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。顿时，报纸就象一块磁铁，吸引我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。

银花出身在一个苦大仇深的盐工家庭里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银花的爸爸和爷爷替盐霸家晒盐，终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一年，银花的爷爷由于盐霸的长期折磨，积劳成疾，卧床不起。银花的爸爸去请医生看病，可是医生手一伸就要十块银元。那时候，穷苦盐工哪来银元？莫说十块，就是一块、半块也没有啊。银花爷爷的病由于无钱医治，一天重似一天，不久就悲惨死去。

解放后，银花的爸爸同千千万万盐工一起当了国家的主人。在党的培养下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，还被评为劳动模范。这时，三十八岁的银花爸爸，结了